



我就是妖怪^①

张小花 =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史上最混乱最好看的非人类小说。

——猫腻

不着调！恶搞！妖笔下的妖怪！

——秋远航

反常为妖，这是一本反常的强书，摧毁你固有的一切认知，不得不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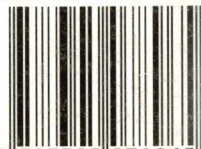
——宸政

都市奇幻巨作，混乱后再献新篇。

——雁九



ISBN 978-7-305-07896-5



9 787305 078965 >

定价：26.00元

我就是妖怪^①

张小花 =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就是妖怪.1 / 张小花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

ISBN 978 - 7 - 305 - 07896 - 5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309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我就是妖怪①
著 者 张小花
责任编辑 黄隽翀 编辑热线 025-83593963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84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7896 - 5
定 价 2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卷 神奇四妖

第一章	王府大街	1
第二章	刘老六	6
第三章	万分之一	12
第四章	偷时间的贼	19
第五章	绝世佳人	29
第六章	炸弹	37
第七章	四妖居	43
第八章	面试	50
第九章	王成、果子狸和袁静	56
第十章	其实我是一个雇佣兵	62
第十一章	不要迷恋哥,哥是一个传说	68
第十二章	我的名字叫红	75
第十三章	兽王	86
第十四章	野猫别动队	93
第十五章	大裤衩儿	100
第十六章	破坏之王	108
第十七章	雷云风暴	116
第十八章	黑山口刀匠协会	122
第十九章	跳崖	131
第二十章	刀在心中	137
第二十一章	神奇四二	145

第二卷 往事如烟

第一章	纳米开光技术	152
第二章	雷神再现	157
第三章	翼王	162
第四章	遗产	168
第五章	阴谋	175
第六章	小红帽	179
第七章	绝不饶恕	184
第八章	谢晴	194
第九章	往事如烟	199
第十章	太阳公公	203
第十一章	何安忆的小锄头	211
第十二章	冤家路窄	217
第十三章	蒸桑拿	222
第十四章	决赛	230
第十五章	奇迹	236
第十六章	我们去听她的演唱会	245
第十七章	老雷	262
第十八章	王水生	270
第十九章	最后一个血族	275
第二十章	火烧超市	280

第三卷 走，拯救地球去

第一章	拯救中校同志	287
第二章	神经病	291
第三章	将军令	297
第四章	军岗之夜	302
第五章	德智体美	309

目 录

第六章 保镖	315
第七章 永无宁日	323
第八章 速战	329
第九章 刺杀难度,一星	337
第十章 这个杀手有点冷	344
第十一章 我赚钱啦赚钱啦	350
第十二章 非我族类	356
第十三章 叶卡捷琳娜	363
第十四章 鲜花铺道	368
第十五章 错币	374
第十六章 硬仗	379



第一卷 // 神奇四妖

第一章 王府大街

我叫何安忆，何是何安忆的何，安是何安忆的安，忆是——回忆的忆。

我总觉得一个单位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单位的记忆，不管媸妍美丑贫穷富贵，有记忆才有人，一个婴儿从降生到三岁牙牙学语再到三十而立，他的每一步成熟都是建立在过去那一年的回忆上的，一个80岁的老人如果没有回忆，那么他就是一个——80岁的植物人。

这样看来，穿越小说其实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一个人拥有了两个人的回忆，或者说，两个人拥有一个回忆而已，跟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一样，一觉醒来，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种环境，你还是你。

你看，我的思想是多么深沉！

我之所以拥有如此犀利深邃的思想，是因为我没事就爱胡琢磨这些东西，我比一般人闲得多。

在我的面前，摆着一杯刚沏好的两块五一两的花茶，烟雾袅袅，一张不知道谁丢的上个月的《参考消息》，我坐在一张带靠背、屁股垫是被一圈图钉按在中央的人造革椅子上，闭目凝思，貌似妖孽。

孟大妈忽然冲进我的办公室，指着街口张皇道：“小何主任，快，快帮我截住他。”

我把头探出窗外，见一辆卖菜的小三轮刚好要转过街角离我们远去，忙问：“出什么事了？”

孟大妈一拍菜篮子：“茄子七毛五，我买三斤，给了他两块五，他就找了我两毛！”

我扳着指头算了半天：“他少找你一毛五啊？”

孟大妈叹息道：“我要有你这样的脑子也不至于让他骗了。”

我二话没说就往外跑。

一毛五分钱，说多不多，说少……它确实挺少的，我今天穿了一双 300 多的康耐，按穿两年来算，一天正常磨损还五毛多呢，这鞋我只有在坐办公室的时候才舍得穿，出门就得换拖鞋。

可是一个连一毛五分钱都斤斤计较的老太太让你帮的忙你必须得掂量掂量，她既然已经开口了，就说明把这一毛五分钱和对你的寄托看得一样重要。

这么一会工夫，那卖菜的已经蹬着小三轮转过了街角，我跑出办公室，孟大妈还在我身后喊：“小何主任，要实在追不上就算了……”

听这意思我要不把菜贩子追出三条街去就算“不实在”了。老太太也是懂外交辞令的！

我跑上大街，眼看那菜贩子只洒了一地菜帮子，已然“芳踪杳杳”，只好打了个响指——然后我周围的一切就都变了：刚才还喧嚣热闹的大街像被冥冥中什么力量用强闪光灯闪了一下似的定格了，那一张张前一秒还洋溢着丰富生动表情的脸突兀地顿在那里，显得欲说还休，身体也都凝立着，连刚才那嘈杂的噪音现在都呈现为一种单调的、被抽离了的当机声在我耳边嗡鸣。

这些人看似都被我定在了原地，其实不然，我只不过是把时间放慢了，只要你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其实还是在动的：张嫂那打自家孩子的手还在挥舞，只不过缓慢得像微风中的秋千；两个在打羽毛球的人虽然在奋力挥拍，不过那球飞到空中像只挂满沙袋的热气球一样慢腾腾；本来飞起来非常缭绕的苍蝇在我面前像只十足的呆头鹅……

是的，我可以随意把时间调慢，目前只不过是慢了十倍左右，也就是说别人的一秒于我可以有十秒那么漫长，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把它调到更慢甚至完全静止，不过既然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够用了，我也就安之若素地把两条胳膊一前一后摆在胸前，把腿曲起来，装作一副小跑的样子——在别人眼里，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张家的倒霉孩子注定躲不过他娘那一巴掌，那只羽毛球依旧快得像子弹，苍蝇也本来是缭绕的。当然，我，小何主任也就和他们一样，所以我得摆出一副跑步的样子和他们保持一致。

其实我只是在慢慢地走。

我一个人慢慢走过街角，在一片肃穆宁静中来到那个菜贩子三轮车



后,他可能正在卖力地吆喝,不过我不知道他要喊的是什么,只能看到他大张着嘴,发出“黄……昂昂昂……”的声音,我抓住他的车帮,又打一个响指,嗡——的一声,秩序恢复了,人们的声音动作又都活泛起来,我听到了张家孩子的哭声。小贩喊的是“黄(昂昂昂)瓜一块来——”

那菜贩子觉得有人拉他车,回头一看,说:“你要买菜啊?”

我笑眯眯地说:“你刚才还欠那老太太一毛五分钱没找呢。”

他抓抓头,惊道:“你硬是为了一毛五分钱追了我两条街呀?”

我只能说:“我是实在人。”

“那你也太实在了,那老太太捏我一把香菜我还没跟她算呢。”

我无奈道:“我也是忠人之事,下回你跟她说明清楚,大家都省事。”

菜贩子耍赖道:“我要就不找你这一毛五分钱呢?”

我不悦道:“你这样斤斤计较有意思吗?”

菜贩子:“……”

这会出来买菜的张妈李婶什么的都围过来帮腔道:“小何主任是对的,你没说清楚怪谁呀,该多少就是多少,快找人钱。”

菜贩子惊讶:“主任?”

张妈李婶:“是啊,小何可是我们这最年轻的主任了。”

菜贩子:“什么主任?”

我乐呵呵地不说话。

菜贩子审时度势,唉声叹气道:“我算看出来,不管您是什么主任,反正您是一方诸侯,我认栽。”他从兜里掏出脏兮兮的两毛,末了又拣了一根水灵灵的小黄瓜递给我说,“这是孝敬您的,下回您多照顾吧。”

我接过钱,张妈顺手把黄瓜纳入自己的菜篮子,一边道:“他一个大男人要小黄瓜干什么?”

……

我捏着两毛钱回到办公室,孟大妈在那里等我,我把钱给她,孟大妈顿时叫了起来:“怎么是两毛啊?”

我说:“他没零钱,您就拿着吧。”

孟大妈这才嫌弃似的把钱揣好,一边往外走一边念叨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呢,是不屑占人便宜的,下次他来我还得跟他掰扯清楚喽。”

我恭敬地送老太太出去,陪着笑道:“说的是您呐。”

孟大妈回头碰了碰我的胳膊满意道：“嗯，小何主任不错，能给我们百姓办事。”

我忙谦逊道：“这些跑跑腿的事我还成，大局上还得您把关，您要撒手不管我还真就抓瞎了。”

孟大妈心情大畅，把手往上抬了抬放在我肩膀上拍着说：“小何呀，你可以，年轻人脑子快手脚麻利，咱们居委会虽说不算政府机关，可责任也不小，国家把你们这些有文化有素质的人安排在这个岗位上，说明还是英明的嘛。”

“您分析得对，我就是运气好赶上好政策和您这样的好领导了。”

孟大妈点点头，在我一个人的前呼后拥下走了。

回到办公室我一个劲地擦汗，我敢保证你也没想到在一个居委会也能听到这么多官场客套。

是的，所谓小何主任就是指此而来——我是一名居委会主任！

郑重地介绍一下我吧，我叫何安忆，何是何安忆的何，安是何安忆的安，忆是——呃，这段说过了是吧？

说起王府大街，那可是有历史了，我们现在每个城市都有些诸如西安路湖北路上海路什么的街道，可以看出当初刚解放建城伊始的匆忙，因为一时想不到太多的名字，所以只好拿各地地名凑数。而我面前这条王府大街从好几百年以前就叫王府大街了，那叫一个宠辱不惊、安之若素。

话说那还是明朝，朱家的某位王爷带着被半发配半戍边性质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不用说，这是一位在象牙塔斗争中失败了的王爷，但他老人家贼心不死雄心壮志，刚落脚那天就宣布自己要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有朝一日当效仿成祖朱棣“靖难”典故打回北京。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这位王驾千岁是自己宣布自己要招兵买马的，可是二百五都知道，这种事情是不能宣扬的，所以老朱头兵没招到多少马没买来几匹，倒是招得朝廷眼珠子大眼灯似的盯着这里，老皇帝一死，二百五就成了当今圣上的叔叔，他更觉时机成熟，于是再次宣布，将于某年某日发动战争夺取皇位，把“皇帝轮流坐，一天到我家”改成“皇帝到我家，一天轮到我”，可惜老朱的舆论和保密工作做的都不是很成功，这个消息传遍京师的时候他自己手下的大将还有不知道的……

于是可想而知，到了某年某日，老朱正准备吃了早点去开誓师大会，他

皇帝侄子的军队已经把整座城池围得二五八万似的了，这反还没等造就被平了。

也正因为这样，惊慌了一早上到中午终于缓过点劲来的老朱忽然灵机一动，跑上城头理直气壮地问朝廷那位带兵的将军：“我犯什么罪了我？”

带兵的将军当时就傻眼了，他原以为老朱要么会带人跟自己拼个鱼死网破，要么自裁谢罪，他实在是没想到老朱家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但老朱问的对啊，他老人家造反的大旗还没挑起，这一层窗户纸还没捅破，按理说朝廷就不应该把他怎么样。

于是大军依旧兵临城下，请示的奏章回京，皇帝一看也是哭笑不得，最终还是念在朱家血脉的分上，没有把事情做绝，况且他也深知自己这个叔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是个攒堆打群架图热闹的料，于是下旨：朱某某有不臣之心，但念其多年戍边有功，爵位不减，兵权一削到底，封地尽夺，只着其在王府大街一带可以自由活动……

这明显是一种羞辱，要是有点自尊心的人照样还得自杀，可是老朱心宽体胖，浑不当一回事，自那以后在这一条街的范围里依旧是风生水起，因为其爵位仍在，一般地方官也不敢真把他得罪死了，几年以后这事风头一过，老朱家的人也就可以自由活动了，按菜贩子的话说，照旧是一方诸侯。但毕竟兵权政权全不在了，人家真正的望族也不怕他，偏偏老朱王爷家的人仗着自己是这里唯一的皇族还想玩弄跋扈的特权，于是争端屡起。失了势的破落王爷自然占不到便宜，好在老朱也不拿自己当外人，以前还想着造侄子的反，现在又总哭天抹泪的六百里加急告御状，今天说张三打了他家的狗，明天说李四撵了他家的鸡，皇帝简直被他这个叔叔弄得要疯掉，悔不该当初心慈手软，有时候甚至恨不得当年老朱造反成功了才好……只好再下一道旨意，大体是说当地诸权贵如果是行使正当权利，可以不理睬这位王爷的面子，但是王府门前谁也不得去滋生事端，否则不管有理没理一律先罪加三等。

这就等于把这一条街封成了老朱的领地，从此以后老朱也果然消停了很多，别的地方轻易是不去了，但在自己的“国中之街”里却变本加厉地跋扈起来，任你几品大员，要从这里过，文官出轿武官下马，更别说寻常百姓遭到的责难，那真是过个挑大粪的都得尝尝咸淡。这一条街就成为了整个城市的敌人。

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王府大街！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几百年来这条并不起眼的大街一直被朱家人和手下人们霸占着，后来朱家人退出了历史舞台，这里甚至连最后一个朱姓人家都不见了，但这条大街仍旧坚持着它那扭曲了的自尊和骄傲，这里的家伙们都自命是皇族后代，在任何历史时期这里的人都对整座城市带着强烈的排斥性和攻击性，无辜从这里经过的人，轻者遭白眼，重者被饱以老拳，据说八年抗战那会儿最严重——那会儿一队一队的日本兵从这条街上过，出去点数老少一个。

虽然后来又经过了很多年，再加上拆迁什么的变革使这条街的恶劣血统得到了一定改善，但这里的居民依旧被本地人评为有史以来最难打交道最恐怖的种群第三位，排在恐龙和日本人后面——

而我，就是这堂堂王府大街的居委会主任。

就在刚才，我就干了一件助纣为虐的事：明眼人早就算出来了，那小贩其实只差孟大妈5分钱。

第二章 刘老六

居委会主任，一年生草本……呃，是三年轮换制，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很可能对它没什么概念，甚至会把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弄混。这可完全是两码事：街道办事处主任那可是公务员！

居委会的官方解释是居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建设、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它在基层政权或者它的派出机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明白了吧，抓住其中两个关键字眼：自我，群众性。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老师授权下组成的学习小组。

以前我们经常带着嘲讽的口气说居委会大妈怎么怎么样。那是以前，现在可不一样了——那会居委会光发避孕套，现在还办交谊舞会。如今我们居委会也是政府发工资，我一个月八九百呢。

本来这样的好事也轮不到我，自从前几年国家实行基层管理高素质化以来，再想进居委会就需要大专学历了，我们这个最基层很快就成了很



多大学毕业生梦寐以求的缓冲站，我之所以能成为王府大街的居委会主任，是我受到了政府的特别眷顾——因为我是一个孤儿。

等我浑浑噩噩地从一所三四流的大学出来以后就被直接安排到了这里，工作地点：居委会，官职：主任。

开始，我认为我是幸运的，毕竟这个缺儿是很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求之而不得的；可我也马上发现自己是倒霉的，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大街。

我们说过了，王府大街的排外性是非常强的，我对这里而言完全是陌生人，虽然不至于像羊入狼群，起码也是把猩猩派给了狒狒，而且我还得面对一件事情：我这一来就使以前的居委会主任，孟大妈成了副主任，这在当地人看来无疑是非常严重的挑衅。

于是在我初来乍到那几个月你看吧，我简直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本地居民在孟大妈的带领下和我展开了一场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却血流成河的斗争——流的都是我的血。

我就不明白了，一张普通的敬告居民注意卫生的传单我贴在小区东门上，他们偏偏要揭下来再贴到西门上；收个卫生费，家里明明有人就是不给你开门，开了门也说没钱明天要去银行取——明明就 36 块钱！

被人这么冷落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渐渐明白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又见祥林嫂）得到的那声“你放着罢”是多么的凄凉。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就是政治迫害呀！王府大街，这个 21 世纪本城最恐怖的所在，这里的居民不光刁悍难处，在政治斗争中同样游刃有余，你想，他们当初跟着那姓朱的老不要脸混了几百年，这方面能不擅长吗，否则要光靠蛮横无理也活不到解放前。孟大妈在对付菜贩子和我的近交远攻上就是一个例子！

就在我要被逼得去捐门槛的时候，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用怀柔！具体办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打杂的，效仿辫子戏里的小太监，再具体的办法就是：每次孟大妈再喊我“小何主任”的时候都自动把它过滤成“小安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他们明白谁才是这里真正的大爷——其实就是一个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大爷也不想做大爷的过程。

就这样，把每个老太太的话都当成懿旨，把每个居民都看作是自己的主子，我虽然不是公务员，却抢先一步实现了“人民公仆”的身份。我那位

智囊还告诉我，对付这种政治嗅觉极其敏感的人群，服务不能流于表面，要在细节上下功夫，切实做到实处，就把她们当成我丈母娘、老丈人、小舅子、大舅子来讨好。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觉得我也惨了点：“家家都是丈母娘”我是做到了，可我那媳妇在哪呢？这他妈哪是怀柔啊，这是和亲！

不管怎样，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家终于不再把我当外人了——可不是么，一个女婿半个儿嘛。

就拿今天这事来说，孟大妈要不是没拿我当外人，是绝不会把我调遣得如此得心应手的，王府大街的居民对外，除了蛮横，还是有一点自矜的。

王府大街前几年被某历史学家当成了一种历史现象来分析，面对诸多不友善的说法，这位教授独树一帜，强调不能片面地看问题，据他分析，王府大街的居民那莫名其妙的敌视一切的态度不光是因为扭曲了的自尊和自卑的问题，更多的是由于这条老街上的土著历经历史洪流数百年，旁观了不计其数的世态炎凉，已经看破一切红尘世事，他们对世界的态度其实代表了一种真正贵族的生存哲理：漠视一切地高贵着，冷眼看世事的时候嘴角带着一丝冷笑。

这两句是那位学家的原话。为了写这篇文章他还亲自到王府大街来采访过，当时的居委会主任孟大妈接待了他，当学家拿了一大堆第一手资料，踌躇满志地出来以后才发现有俩本地孩子正在给自己的自行车放气，满脑子高贵的学家满脸微笑，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浑不当回事，回家一气呵成了上面说到的那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学家故地重游，觉得自己为王府大街的居民正了名，怎么也应该被完全接纳了吧，结果孟大妈仍旧不冷不热地接待了他。学家倍感寂寥，出门的时候抱着自行车再被放气的心理准备，结果这回还真没有被放气——他自行车没了。

也不知道学家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王府大街居民那“挂在嘴角的一丝冷笑”，我觉得他挺可怜的，用句历史学名词说：这人就一 2B。

我比学家聪明，明白一个真理：要有小孩子给你自行车放气，你上去踹他两脚绝对比面带微笑能感染他们。什么看破世事历史洪流都是扯淡——穷山恶水出刁民，你得跟丫们对付！

我依旧坐在一圈图钉按成的人造革椅子上，喝着两块五一两的花茶，面前摊着那张《参考消息》，闭目养神。

居委会的办公室不小，有 40 来平，这是我当了几个女婿后大家奖励我



的，反正王府大街远离三环地广人稀，街里最高的建筑是土六楼，临街全是居民自己盖的底店，我们这离一个很大的汽车修配厂还有长途汽车站很近。

王府大街毕竟还是 21 世纪新中国的一条普通街道，它不是水泊梁山也不是金三角贩毒地带，虽然小有恶名，也就附近的人略有体会，生活节奏飞快的人们是不会特意去看这条街叫什么名字的，所以开点买卖总归还是有人来的。

当然，来消费和来销售我们还是有区别对待的，那个卖菜的小贩就是典型——他是唯一敢骑着人力三轮来王府街卖菜而又没被放气的人。孟大妈第二天提起他，还说“我还欠他 5 分钱呢”，第三天便没有说，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大约菜贩子的是怕了……

我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又把时间放慢了，我之所以说我比别人闲得多，不是因为我在居委会工作，是因为我可以随意挥霍多出来的时间，只要我愿意，你们的一秒我可以过成一个小时。

当然，只是我眼里的一个小时，世界还是世界，一秒还一秒。

世界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所谓的放慢，只不过是在我眼里，在这个被放慢的世界里我要正常行动的话，那么我在你们眼里可能就像一个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手舞足蹈的精神病——就像看录像放了 8 倍快进那样，快和慢本来就是相对的。

一样的事物在不同的人看来本来就是有差别的，你把一把枪放在一个神枪手的面前，在他看来那就意味着一个一个的十环；把一团线和一個绷架放在手巧的姑娘面前，在她看来很可能就已经是一幅成品的刺绣了。你要把针线给神枪手，他把指头刺成莲蓬也绣不出一个靶圈。这全是因为个人能力的关系。

我靠，又深邃了！我真怀疑因为这个能力我将在 25 岁那年抢先活出 40 岁的心态来，反正那天在网上测验我就已经 37 岁了，其实我还不到 25 岁。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测验不准，我们家楼下那小丫头今年 16，测出一个 56 岁来，就因为失了两回恋。

这种能力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他跟人的力气是一样的道理，一个人要想跑得越快他就得花更多的力气，同样的道理，我把时间放得越慢就要付出更多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它绝不是永不枯

竭的，有时候我把时间放得过慢它就会有衰退的迹象，好在应付日用：比如跑个腿捎个信追个菜贩子什么的足够了。

它的好处就是平时还有大把时间胡思乱想，我想等我老了，心理年纪不管，但一定已经比同龄人活得更久。

这种力量我使用也并不是太频繁，有时候一整天都不会用一次，因为你知道，人活着有时候希望时间过得慢，可有时候巴不得它赶紧溜过去算了，比如小时候上学、长大了上班以及排队。很可惜我只能放慢时间，不能使它倏忽而过，不过这样也好，我真怕我拥有那样的能力之后在一天之内就会变成老头——你想想，在人漫长无聊的一生里，有多少时间是有必要珍而重之地度过的呢？哎，又深邃了。

我正坐着，一辆普桑停在了办公室门口，车门缓缓地打开，一只手缓缓地搭上车门，一只脚缓缓地迈出来……我急忙恢复了时间秩序，车里那人才以正常的姿态下来，他走到我的门前，非常客气地问：“我可以进来吗？”

我的门是敞开着，所以能看清来人的脸，这是一个穿着打扮都很普通的中年人，有些谢顶。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他第一眼感觉就是觉得他从那辆桑塔纳车里出来很不协调，他应该坐更好的车。

只要略有社会阅历的人就能感觉到，这个中年人绝不简单，他应该是那种被极其优越的生活滋润得有些不识人间烟火的主儿，虽然穿着平常、面带微笑，仍旧让一般人无从亲近。我猜他特意坐了一辆破车也是为了惹人注目。

我急忙站起来：“您有事吗？”或许这人还归我的辖区，王府大街几个社区两千来人都属我们居委会管，有一个半个没见过的也正常。

他先跟我握了握手——依然是上等人那种保持距离的轻握，不经意间露出了脖子上的欧米伽手表，不过能看出来他没有瞧不起我的意思，他的脸上甚至带着几分谦恭：“你就是何安忆先生吧？”

“是我，您是？”

“我姓吕，吕唯民。”

“哦，吕老板，能这么称呼您吗？”

吕唯民见我似乎识破了他的身份，心不在焉地微笑道：“随便吧，不用客气。”